



●陈思和 周明全 主编

“70后”批评家文丛·梁鸿卷

●梁 鸿 著

○重提文学在公共生活中的作用，一方面，因为文学想象能够为一个民族的公共生活和公共精神创造、想象新的空间，这是文学所具有的人文主义性的最大体现；另一方面，也因为在当代中国乃至于世界发展史上，在政治学、经济学和公共管理领域，科学主义和技术主义越来越强大，而公共生活和公共领域却在日渐萎缩，这直接导致民众公共精神的减弱和丧失。文学与政治、经济相反，后者致力于使社会秩序化、标准化，增强其可控制性，尽可能使其“简化”，而文学则要充分展示社会生活及人类内在的复杂性和被压抑性——丰盈的、含混的、痛苦的，同时又是活生生的存在。

◎陈思和 周明全 主编

“70后”批评家文丛·梁鸿卷

●梁 鸿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70后”批评家文丛·梁鸿卷 / 梁鸿著. --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6.7
ISBN 978-7-222-14777-5

I. ①7… II. ①梁…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
文学评论－文集 IV. ①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34983号

出品人：刘大伟

项目策划：周明全

责任编辑：李爽 文艺蓓

装帧设计：胡元青

责任校对：徐霞

责任印制：洪中丽

“70后”批评家文丛·梁鸿卷

梁 鸿 著

出版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编 650034

网址 www.ynpph.com.cn

E-mail ynrms@sina.com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19.25

字数 260千

版次 2016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刷 中国石化集团滇黔桂石油勘探局昆明印刷厂

书号 ISBN 978-7-222-1477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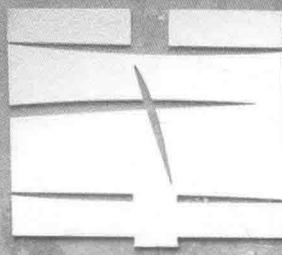
定价 36.00元

如有图书质量及相关问题请与我社联系

审校部电话：0871-64164626 印制科电话：0871-64191534



云南人民出版社公众微信号



單向空間
OWSPACE

梁鸿

梁鸿 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致力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出版非虚构文学著作《出梁庄记》和《中国在梁庄》，学术著作《黄花苔与皂角树》《新启蒙话语建构》《外省笔记》《“灵光”的消逝》等，学术随笔集《历史与我的瞬间》，短篇集《神圣家族》。2012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曾获第十一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散文家”、“2010年度《人民文学》奖”、“第七届文津图书奖”、“2013年度中国好书”、“首届非虚构大奖·文学奖”、“《南方文坛》优秀论文奖”、“《当代作家评论》奖”等多个奖项。

“70后”批评家文丛编委会

主任 刘大伟

副主任 赵石定 缪开和

主编 陈思和 周明全

编者说明

2012年5月，第二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在中国现代文学馆颁布，因为获奖者中“80后”批评家的缺席，引起了媒体的普遍关注。《文学报》《文汇读书周报》《文艺报》等主流媒体纷纷发文探讨这一现象。过了一年，2013年底，云南人民出版社策划了“80后”批评家文丛第一辑，隆重推出了杨庆祥、金理、黄平、何同彬、傅逸尘、刘涛、徐刚、周明全八位青年批评家的文集。文丛出版以来，在批评界获得很多好评，被认为是“80后”批评家首次集中亮相。2015年，我们又推出“80后”批评家文丛第二辑，收录了李德南、项静、康凌三位青年批评家的文集。同时，从2014年开始，每年选编一本《“80后”批评家年选》。“80后”批评家书系的陆续出版，为青年批评家的成长创造了一个“话语场”，使得这个在几年前还处于潜隐状态的文学群体快速地浮现于文学现场的前沿。

在“80后”批评家文丛得到业内普遍认可时，云南人民出版社顺势而为，继续策划“70后”批评家文丛，第一辑推出了谢有顺、梁鸿、张莉、霍俊明、李云雷、房伟、刘志荣、李丹梦八位“70后”批评家的文集。相较于还在成长中的“80后”批评家，“70后”批评家已经是成绩斐然的一代。但整体上，“70后”批评家在当代批评界属于“被遮蔽的一代”。有人认为这种被“遮蔽”状态，和“70后”批评家的成长经历有关，也和文学发展的客观状况有关。对他们来说，20世纪80年代是漫长、稳定、天真而美好的“童年”，90年代之后才逐渐进入真正的成长期，但那时的社会环境不一样了，新的状况层出不穷，有疲于奔命之感——但真正接触社会、进入文学，也就是在这一时期。现在想起来，90年代以来社会上发生的种种大改革、大变动，“70后”都遭遇了。这一代批评家基本上是在学院体制下成长起来的，学院里逼仄的生存空间和过于具体、量化的升等制度，以及90年代普遍压抑

的客观环境，都在他们的学术性格里留下了深刻的痕迹。文学上也是这样，90年代，赶上文学的边缘化和低潮期，然后是进入新世纪，网络文学和流行文学的大潮呼啸而来——文学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文学，一切都在除陈布新的转换过程中，大量的新现象新问题都需要批评家自己去辨别和摸索，如80年代批评群体的亮相活动就相对减少，环境晦暗而复杂得多。因此，除了个别批评家出类拔萃、成名较早以外，大多数的青年学者兼批评家，都是经过了漫长的学习时期和适应时期，才慢慢地开始崭露头角，他们没有形成一个批评的群体，再正常不过。

云南人民出版社将“70后”批评家中的优秀者集结起来，其目的就是以丛书的形式，确立这代批评家在当代批评中的身份和位置。或者准确地说，“70后”批评家已经具有清晰的身份表示，云南人民出版社只是将这代人中最为优秀的才俊集体展示出来，以供世人进一步了解他们。当然“70后”批评家中的佼佼者并非只此八位，还有大量优秀批评家的成果，将在我们第二批、第三批的丛书中逐步推出。同时，计划从今年起，每年选编一本《“70后”批评家年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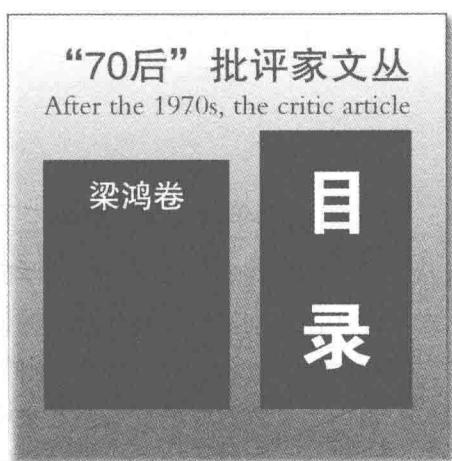
推出在全省、在全国、在全世界都有代表性、有特色的文学艺术作品，是云南人民出版社一贯追求的目标。在多媒体出版的今天，无论图书的形态如何变化创新，一个出版社是否担当了文化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就是在这个追求过程中点点滴滴地具体体现出来的。云南人民出版社将始终肩挑这份责任，为文艺的繁荣发展做出自己的努力。

在文学新人的培养方面，云南人民出版社也有着长期的坚持，20世纪90年代策划出版的“博士思想文丛”，曾经产生过很大影响。当年也是文学批评新人的旷新年、陈晓明、孟繁华、程光炜等等，就是踏着“博士思想文丛”之路，逐渐在文坛崭露头角，现今已经成为中国文学批评的中坚力量。当年的“博士思想文丛”的作者，现在有许多人已经担任了“80后”批评家文丛作者的导师。文学的薪火就是这样代代相传的。当然，批评家的成长，非一套丛书、非一家出版社所能为之，期望“70后”批评家文丛能取得抛砖引玉之效。若此套“70后”批评家文丛能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由此生发出更多的关注“70后”批评家成长的善举，那么，此亦为

批评界的一大盛业。

此套丛书的出版，得到了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著名批评家陈思和先生的鼎力支持。陈思和先生是当代批评家中比较自觉地将教学、写作、出版结合为一体并能够付之于实践的知识分子。本社出版的两套批评家丛书能得到他的支持，乃是云南人民出版社的光荣。同时，文丛获云南省文艺精品扶持资金资助，在此，我们对为文丛出版提供帮助和支持的所有人表达诚挚的谢意。

2016年7月8日



第一辑 重返语文学

回到语文学：

文学批评的人文主义态度 // 003

当代文学何处去：

对“重返现实主义思潮”的再认识 // 017

对“常识”的必要反对：

当代文学“历史意识”的匮乏与美学误区 // 032

理性乌托邦与中产阶级化审美：

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作家的美学思想 // 047

小城镇叙事、泛意识形态写作与不及物性：

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作家的美学考察 // 069

第二辑 90年代文学关键词

- “狂欢”：大众文化的兴起与20世纪90年代文学的发生 // 089
“精神危机”：20世纪90年代初期社会精神状况的话语分析 // 107
“民间”：“断裂问卷”与20世纪90年代文学的转向 // 124
“王小波之死”：自由主义乌托邦的建构及其未完成性 // 143

第三辑 作为“外省”的河南

- 论当代知识分子的“外省意识” // 171
“外省”：一个新的地域文学研究的理论视野
——以20世纪河南文学为个案 // 183
从“外省”到“中心的边缘”
——延安文艺思想与20世纪40—70年代的河南文学 // 196
“河南人”现象与中国当代文化精神的深层危机 // 209

第四辑 新的小说诗学

- 文学视野中的“村庄”困境
——从阎连科、莫言、李锐的小说世界谈起 // 223

- 话语的飞升与意义的虚无之悖论存在
——刘震云小说美学特征初探 // 235
- 妥协的方言与沉默的世界
——论阎连科小说语言兼谈一种写作精神 // 254
- 新的小说诗学的建构
——李洱论 // 266
- “灵光”消逝后的乡村叙事
——从《石榴树上结樱桃》看当代乡土文学的美学裂变 // 283

· 第一辑 ·

重返语文学

回到语文学：文学批评的人文主义态度

一、重回语文学

美籍阿拉伯裔学者萨义德在《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一书中阐述文学批评“回到语文学”的重要性。“一种真正的语文学阅读是积极的，它包括进入早已发生在言词内部的语言的进程，并且使我们面前的任何文本可能隐藏着的，或不完整的，或被遮蔽的，或被歪曲的东西泄露出来。那么，从这种语言观看来，言词不是被动的标记和记号，谦逊地代替一种更高层次的现实；相反，它们是构成现实本身必不可少的一部分。”^①依据《语言与语言学词典》，“语文学（philology）专门用来指根据文学作品和书面文献的研究所进行的历史语言分析。广义的语文学有时包括文学和文化研究。”^②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认为，语文学是语言学作为一门学科发展的一个中间阶段，它以语言研究为对象，但却并不是唯一重点。“语文学首先要确定、解释和评注各种文献；这头一项任务还引导它去从事文学史、风俗和制度等的研究，到处运用它自己的方法，即考订。”^③语文学重点关注语言中的文学、历史、文化等信息，因此常被称之为“人文学科”，而现代语言学（linguistics）则被称为“自然科学”。在中国学术界，语文学时期主要指一直延续到晚清时期的训诂学，着重于

^① [美]爱德华·W·萨义德：《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朱生坚译，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69页。

^② [英]R.R.K.哈德曼F.C.斯托克：《语言与语言学词典》，黄长著等译，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第256页。

^③ [瑞士]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8页。

注释古代典籍，晚清以后才开始现代意义的语言学研究。很显然，在萨义德这里，“语文学”既指对“语言”进行训诂，即考证、解释语言的生成，但更多地指向对语言背后所蕴含的历史内容进行分析。“语言是凭社会成员间通过的一种契约而存在，它能够反映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政治史。”在此意义上，语言必然能够映照出一个民族历史的生成、情感的变迁、经验的积淀和政治制度的逻辑，等等。

在欧美的语言学发展史上，起初是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主义传统，认为语言依赖并从属于逻辑思维。自近代以来开始形成人文主义传统，关注语言（主要是语义）与文化、思维的关系。17世纪卢梭在《论语言的起源》中认为：“通过典型融合考察并展示一个民族的性格、生活方式、意趣是如何影响他们的语言的，将提出一种真正的哲学问题。”^①通过考察语音(*voix*)的变化，他发现：“随着需要的增加、人事的复杂、知识的传播，语言的特性亦在变化。”^②18世纪人文主义语言学的重要代表赫尔德提出：“语言是民族的镜子。”认为语言不只是思维的工具，而且是思维的形式和仓库，在语言中沉积一代代人的经验和知识。实质上他已经萌生了民族语言形成一种世界形象的新观点。^③而《新科学》的著者维柯认为，语言产生及变迁本身就是人类社会生活变迁的标志，由此，他提出话语的比喻理论，认为语言就是对世界的一种幻象和比喻认知。

萨义德认为，重回语文学，就是重回人文主义，通过对语言的溯源重新回到历史生成之初，去寻找那言词背后的“历史生成”。“人文主义是努力运用一个人的语言才能，以便理解、重新解释、掌握我们历史上的语言文字成果，乃至其他语言和其他历史上的成果。以我对于它在今天的适用性的理解，人文主义不是一种用来巩固和确认‘我们’一直知道和感受到的东西的方式，而毋宁是一种质问、颠覆和重新塑形的途径，针对那些作为商品化的、包装了的、未经争辩的、不加辨别地予以合法化的确定的事实呈现给我们的那么多东西，包括在‘经典作品’的大红标题下聚集起

^① [法] 卢梭：《论语言的起源》，洪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3页。

^② [法] 卢梭：《论语言的起源》，洪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5页。

^③ 参阅徐志民：《欧美语义学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39—241页。

来的那些名著中所包含的东西。”^①

如果回顾萨义德的学术史，《东方学》《文化与帝国主义》《知识分子论》《最后的天空之后》等著作，就会发现，他所强调的“语文学”和“人文主义”具有特别的含义，即从自我身份和文本所涉及的自身语言传统出发，对身处的世界、文本和文化进行交互性的分析。他特别强调学者的自我身份——对他自己而言，是“西方和阿拉伯-伊斯兰传统”混合状态——对学术思考的影响。这里的“人文主义”并非指普遍意义的人道主义关怀，而是指一个学者以语文学为切入口，在对文本语言的词源学分析基础上，使语言回到所附着的和所涉及的社会语境、民族历史中，最终对自身所处时代的种种事实进行质疑、批判和敞开。正是以此立场，他写出《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东方学》和《文化和帝国主义》等论著。他把“东方”看作是“西方”的“他者”的建构，^②并敏锐地发现加缪作品中所隐藏着的具有超稳定结构的“法国形象”，它表现在加缪对加尔及利亚土地上阿拉伯人的空缺描述中，阿拉伯人只是一个模糊的结构和没有主体性的符号存在。^③

我感兴趣的是萨义德对文学批评通向“人文主义”的独特界定：语言和自我身份。前者是通往人文主义的方法与途径，后者是论者的情感起点

^① [美]爱德华·W·萨义德：《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朱生坚译，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33页。

^② [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尽管后来的学者从多个角度批判萨义德这种后殖民主义的分析方法，但《东方学》对理解世界文明冲突和文化冲突的起源确有启发性。

^③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无论加缪在他的小说或叙述性作品中讲述故事，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存在或者被表现为超出叙述之外，一种不受时间与诠释所限制的形象（如娅宁）；或被表现为唯一值得作为历史加以叙述的历史。”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55页。法国在加缪的小说中被视为超稳定结构，是终极的正确。这表现在加缪对加尔及利亚土地上阿拉伯人的空缺描述中，阿拉伯人只是一个模糊的结构和没有主体性的符号存在。从中国的当代文化结构中，西方文化也是一个超稳定结构，在对待传统文化和自身民族性格时，作家所表现出来的非主体性和模糊化的倾向都使得“西方”成为萨义德所言的“一种不受时间与诠释所限制的形象”，是一种元结构和判断自身存在的基本依据。